



百年求索

纪念河南大学建校100周年书系

FENGHUO HEDA

烽火河大

吴建设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百年求索——纪念河南大学建校 100 周年

大河火烽

吴建设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烽火河大/吴建设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2. 5

(百年求索——纪念河南大学建校 100 周年书系)

ISBN 978-7-5649-0739-6

I. ①烽… II. ①吴… III. ①河南大学—校史—
1935~1944 IV. ①G649.28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0053 号

责任编辑:何 新

责任校对:李利敏

封面设计: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开封智圣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67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百年求索——纪念河南大学建校 100 周年书系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关爱和 娄源功

副 主 任 梁晓夏 赵国祥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小泉 王 凌 关学增 刘志军

刘济良 刘先省 许绍康 邢 勇

朱恒宽 孙君健 宋纯鹏 李文山

李经洲 张保国 张克定 张云鹏

张德昌 何 喆 苗 琛 周保平

贾少鑫 韩守富 程秀波 雷 霆

执 行 编 委 李经洲

序 言

1939年5月，在抗日烽火中坚强不屈的河南大学来到了豫西伏牛山区的嵩县，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流亡历程。嵩县潭头一时学者云集，弦歌不断，成了河南最高学府的所在地。1942年，河大由省立改为国立，书写了办学历史上辉煌的一页。河大的到来，在嵩县撒播了文化的种子，加快了嵩县的文明进程，让美丽的嵩县更加温润灵动。

吴建设同志是河大校友，毕业后回到故乡嵩县工作。河大在嵩县办学的历史时时萦绕在他的心间，他多次到潭头探访河大旧址。那些刻着岁月印记的校舍，那些尘封的门窗，那些曾经走过长衫教授的青石街巷，都留下了他流连的身影。怀着对母校的深厚情感，历经数载的艰苦创作，他把《烽火河大》这厚厚的一沓书稿放在了我的面前。

这本书以纪实手法叙述了1939年5月至1944年5月河南大学在嵩县的办学历程：风雪中的撤离，挺进伏牛山的师生队伍，河大校歌在伊河之滨响起，河大由省立改国立的盛举，河大在战时创国内大学教学质量第六名的业绩……打开书稿，河南大学如烟的往事便穿越时空，拍打敲击着我们的的心灵。

这本书描写了时任校长王广庆先生在艰难环境下支撑校局的努力，刻画了嵇文甫、李俊甫、王鸣岐、王毅斋、任访秋等一批灿若星辰的先生群像，正是这些一流的教授创造了河大战时的辉煌。书中还展现了莘莘学子刻苦学习的精神，他们在房东墙上开窗借光读书，演绎了现代凿壁借光的故事；描绘了苏金伞在潭头登上中原诗坛的足迹；回顾了庞秀夫投笔从戎，率领八百子弟战死豫东抗日战场以及日寇血洗潭头时师生慷慨赴死的壮举……同时，书中还对李约瑟到访、梁实秋随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

团考察河南大学等这些珍贵的史料进行了挖掘,这些丰富了校史的内容。

在抗日战争悲壮的年代里,河南大学没有沉沦,而是在风雨中奋起,在磨难中成长,并形成了“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不仅仅是过去一百年河大办学精神的核心,也必将成为新的一百年里河大振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这里,我要代表百岁的河南大学深深地感谢嵩县人民,那里的老百姓在抗战艰苦的岁月里,用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河大师生,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文化,让文明之火得以延续。

河南大学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是为序。

关爱和

2012年8月7日

题贺《烽火河大》一书出版

“寻芳者追深径之兰，识韵者探穷山之竹。”校友吴建设君，怀着对母校的一腔热忱，积数年寻访和操觚之功，以《烽火河大》一书，再现了河南大学当年在嵩县县城和今栾川县潭头镇，坚持抗日、维护文化和传承河大精神的重大事件与典型人物，实为可喜可贺！沧桑巨变，河大百年，览吴君之著述，感发良多，遂成一律，以表志贺：

当年烟景几回更，旧地犹萦河大情。
沐雨栉风教不惰，御倭护土学能精。
儒生难释家亡恨，省校荣争国立名。
宵旰书成华诞日，好迎百岁上新程。

注：河南大学在嵩县潭头时期，由省立晋升为国立。

王文金

2012年7月于河南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迁移	(1)
第二章	潭头弦歌	(19)
第三章	较量	(65)
第四章	文化考察	(81)
第五章	李约瑟到访	(90)
第六章	寒夜	(99)
第七章	国立河南大学	(113)
第八章	秋蝗的日子	(126)
第九章	雷	(135)
第十章	涅槃凤凰	(151)
第十一章	尾声	(162)

第一章 迁 移

1937年12月，时值隆冬，坐落在开封东北隅的河南大学校园一片萧条景象。这一日黄昏时分，在凛冽的寒风中，铁塔四周的铜铃发出“叮叮”的响声，几个身着长袍的学生，在校园匆匆走过，边走边说：“昨日豫北、豫东沦陷，开封已涌进了不少逃难的老乡。”

“日本下一个目标，就是开封，河大危在旦夕啊！”

窗外寒风呼啸，室内一灯如豆。看上去三十出头的校长刘季洪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着夜色中的铁塔，凝思。这时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医学院院长先后入座。训导主任赵新吾走过来，悄声说：“刘校长，各位都来了，开会吧！”刘季洪转过身来，忧心忡忡地说：“诸位，想必大家都已听到风声了，日寇已占领新乡、商丘，很快就要兵临开封城下。下午省政府根据中央教育部的训令，召我到教育厅研究河南大学的撤离问题。今晚召集诸位来，一则通报一下下午会议的内容，二则研究一下撤离方案。”这时有人忧虑着说：“古城开封又要遭劫了，开封第一次遭劫是金兵入侵，河大的前身，宋时叫贡院，就惨遭蹂躏，这一次，又要遭劫难了！”

有人接着说：“前几个月，我们说广大的华北，放不下一张书桌；‘七七事变’才几个月，中原也容不下一张书桌啦！”刘季洪心想，如今不是发议论的时候，便说：“关于撤离的具体位置，省政府决定第一步先驻信阳鸡公山，然后看时局发展而定。”他停了一下，望着农学院院长郝象吾说：“农学院几天内就要同省府先撤到南阳镇平去。咋样，能来得及吗？”郝象吾说：“幸好学校及早部署撤离的准备工作，农学院随时可以撤离。”刘季洪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继续说：“各学院回去后还要再抓紧一些布置，教学仪器、图书抓紧清理。重要的，尽可能都带上；笨重的、实在带不走的找个可靠的地方封存，并要安排人员看护。一周后，寒假考试一结束，分散撤离。春节后在鸡公山集合。”说完，便同各位院长握手道别。

这一日上午，在古朴典雅的河大图书馆内，不少师生正在整理图书，有的在挑选，有的在捆绑。临时雇来的挑夫把捆好的图书往院内挑去。一个学生指着书架上的道家经典《道藏》，为难地对刚进来的化学系教授李俊甫说：“《道藏》多达一千四百卷，满满几书架都是，都带走可不容易啊！”

李俊甫顺手从书架上取出一卷《道藏》说：“《道藏》是道教经典的总集。道经开始汇集成卷，始于六朝；汇集成‘藏’，则在唐开元中。宋初有《大宋天宫宝藏》和《崇宁重校道藏》。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包括一千四百七十六种书。内容十分庞杂，除道教经书外，还有一些涉及医学、化学、生物学、体育、保健及天文、地理等内容的论著。内容博大精深，是我们的国宝。这一套书，千万不能丢给日本人，就是我的家具不带，也要雇人把它带走！”

这天日暮时分，刘季洪约了文学院教授嵇文甫，漫步登上了东门的城墙。刘季洪打量着冬日斜照下的校院，见铁塔披一身落日的余晖，无语伫立。厚重、沉稳，用来学生聚会的大学堂也在默默地望着自己。十斋楼下有不少学生出出进进。他和嵇文甫谈起了河大的往事，指着南门后面一大片平房说：“那八九百间房子就是庚子之乱后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场所。由于庚子之乱北京的贡院被毁，光绪帝下旨全国的举子来开封贡院考试。这次考试之后，科举制度就寿终正寝了。”嵇文甫感叹地说：“科举制度始于隋唐，终于清末，咱这校院见证了它的终结。”刘季洪说：“也还是在这个地方，以林伯襄先生创办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为标志，中原文化走向了新生，而河大正是引领中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走向新生的生力军之一。”嵇文甫深有同感，说：“我看过一个资料，说林先生创办的河大前身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是与清华大学、上海南洋公学齐名的学校。当时在偌大中国，北有清华大学，南有上海南洋公学，除此之外，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就只有这所学校向欧美派留学生。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比它还要晚几年。林先生在

1903年创办明强堂时,就提出了‘明耻’、‘兴邦’的办学思想,大力引进留欧美归来的学子到这里任教,那时学校教师中有三分之一是留学生。”刘季洪望着将要西沉的太阳,带有一丝伤感说:“这所学校一开始就是面向世界的。它面向欧美培养人才,又面向欧美引进人才。那是这所学校的辉煌时期,大批留学生来河大执教,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给河大的校风也带来了新的变化。那时候每当晨晓黄昏,随处可闻预校的学生练习外语的一片朗读声,有人形容说是‘留美学校处处蛙’。哲学家冯友兰、范文澜都在这里执过教。他们可是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范文澜先生提出‘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带出了河大朴实严谨的校风。这里也出了不少堪称我国第一的人才。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城市艺术协会设计竞赛,1924年在美国举办,金牌得主就是来自河南预校的学生杨廷宝。……”二人正说着话,见一女生站在城墙上望着黄昏中的校院沉思,忽然吟一句:“那是风光无限的高山……”刘季洪悄声问:“这个学生在背书?”嵇文甫说:“我看是在作诗。咱等一下。”又听那个同学在吟:“那是经天纬地的江河。在它面前,我只有用孩童的目光,去景仰这座耸立在无数人心灵深处的殿堂。”刘走了过去,问:“你叫什么名字?”那个学生见是校长,忙说:“我是文学学院的,在吟于庚虞先生的诗。要离别母校了,我感到它写出了我心中的殿堂。”刘季洪同嵇文甫往回走时,望着夜幕中愈来愈沉静的学院和大学堂,心想:这座殿堂还能在中原大地完好无损地耸立吗?

第二天上午,天阴沉着,像要下雪的样子。三三两两的学生、教师肩扛手提着行李走出河大南门。不时有学生回头望望河大校门。一男生说:“再见了,母校!”有两个女同学眼角红红的,背着行李走出大门,回头望望隐隐可见的铁塔,说:“再见了,铁塔!”雇来的挑夫挑着图书、仪器尾随其后。

河大门口“小大”、“华珍”饭馆内也在收拾东西随河大撤离。一学生问:“老板,你们这是往哪里去啊?”华珍老板是一胖老头,从窗口伸头说:“你们到那儿,我们去哪儿,到时候重来吃咱的包子!”

一阵风吹过,有几片雪花落下。

刘季洪、李俊甫、嵇文甫站在校门口,对校院作最后的告别。去年刚落成的大门,显然比原来的大门威武多了。刘季洪望着前

门正额上“河南大学”四个字出神，他知道正门后面是“止于至善”和“明德”、“新民”，那是他特意从《大学》中选取的。他前年6月由湖南大学校长任上转任河大校长，一晃两年多过去了，拟定中的计划尚未实施，却不得不撤离。他问教务长教职工是否都撤离了，教务长说：“都按计划撤离了，我们是最后走的。有一名职员主动提出留下来保管仪器，我们给他发了两年的薪水。”刘季洪这才放心地扭头走了。

雪越下越大，嵇文甫望着风雪弥漫的校院，说：“河大保重！铁塔保重！我们还要回来的！”

说罢，迎风披雪，仰天长吟岳飞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刘季洪等人一脸肃穆，向校门行注目礼，缓缓离开。

远处，有隐隐的枪声。

满天飞雪中，龙亭、相国寺，雪雾蒙蒙，古城一片肃穆景象。

学生中，有谁唱起了歌：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小大”、“华珍”的老板也挑着行李尾随在学生的后面。

1938年8月的一个早晨，刘季洪与训导主任赵新吾在鸡公山校长办公室门前的小坪散步。阳光透过茂密的松林照在二人身上，鸟声啁啾，近处山头上，可见早起晨读学生的身影。

刘季洪手里拿着张《中央日报》，对赵新吾说：“昨日报纸上说日本准备发动豫南战役，先头部队正向信阳挺进，鸡公山是不能再待下去了。看来下一步只好向镇平撤离，和农学院在一块儿。”

赵新吾忧心忡忡地说：“中原是日本人必占之地，但我也没想到国军垮得这么快、这么惨！我们从去年12月撤离开封，不过半年时间，敌人就直指信阳，很快就要饮马长江了。我看镇平地处南阳盆地，也不是久留之地，搞不好我们学校要进伏牛山。”

刘季洪说：“对学校的去留，教育部力主西迁四川万县，可河

南乡绅表示反对，省政府主席程潜也不同意迁出河南。我是左右为难啊！我思虑再三，决定向省政府递交辞呈。不瞒你说，我可能不久后就要奉调到教育部教育司供职。”赵新吾有点伤感地说：“去年学校迁到这里，刚刚走上正轨，校长又要离开。我们都不舍得先生离开呀！”

刘季洪说：“去年刚到的时候，是河大最困难的阶段。那时天寒地冻的，夜里常常冻得睡不着觉。开春以后，学生才陆续报到，由于受战争局势的影响，按时报到的学生很少，原定1月开学的日期一再推迟，每个系每个年级的学生数最多七八人，少的只有二三人，女生平均每个班不到一人。最让人难过的是许多教授没有跟来，我记得英文系只来了一个何乔森教授，无奈只好让他包了一年级的全部课程。”赵新吾接过话说：“我听何教授对学生们说，大家不要嫌只有我一个教授，咱住的是教会区，住有一百多名外国人，都是你们的老师，到这里来等于是出国留学了。”刘季洪笑了笑说：“尽管学生少，可教授们很敬业。我有一次到文学系教室去查看，只见在两间门面房改建的教室里，只有涂公遂教授一人。他是按时坐在讲堂上，最后等来了三位学生。涂教授动情地看着学生说：‘你们这届学生是在“七七事变”后参加的入学考试，其中不少是在平津沦陷后南来报考河大上学的，是有国恨家仇的，今后可再也不能姗姗来迟啊！’说罢，他吟诵道：‘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涂教授的一番话，打动了学生，从此之后，再也没人迟到了。”赵新吾说：“那时教授少，您不是也亲自开课吗？”刘季洪说：“没有教授，我只好勉为其难了。我开了‘欧美教育名著选读课’，选课的学生共三人，每周一下午到公安饭店我的办公室上课。说是上课，其实是我们几个人围在一起，我提几个问题，启发学生们阅读，然后借给他们每人一两本美国教育家的论著，让他们回去阅读，记下笔记，下次上课时向老师提问。我讲课是讨论式，并不满堂灌。”赵新吾说：“我听学生们说，喜欢和您在一起讨论问题。可惜您要走了！”刘季洪说：“我也很留恋河大，到教育部后，我会关注河大的。”

镇平县城，河南大学校长办公室。时令已进入10月，正是南阳盆地初秋的季节。河大几天前刚由鸡公山迁来。这一天上午，学校正在召开校务会议。各学院院长入座后，河南省政府教育厅王处长陪一面容敦厚、年届五十的中年男子进入会场。训导主任

赵新吾说：“诸位，大家欢迎王处长光临我校！”说罢，带头鼓起了掌。王处长说：“诸位，刘季洪校长已奉调教育部供职。我宣布一下省政府的委任状：‘兹委任王广庆为河南大学校长。’王校长，恭贺您！”说罢，他简要介绍了王广庆的情况。他说，王校长是咱河南新安县人，是河南辛亥革命的元老。他同张钫一起在陕西起义，在张钫东征军中处理军务，一直打到四川开县，还在开县做过县长，后来东渡日本，在私立政法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学。1918年回国后在张钫的陕西靖国军中参与军事。他还干过开封县县令、临颖县令，同于右任很熟。来河大前是南京政府监察委员。这次是由张钫先生向省政府极力举荐，向监察院把王校长硬要回来的。众人听了王处长的介绍，对这位沉稳的校长有了信任感。这时，王广庆接过委任状，神色庄重地说：“值此国难当头、河大危急存亡之秋，兄弟本难当此重任。然承蒙厚爱，当不遗余力，与诸位同仁一道，挽河大于水火。”众鼓掌。

王处长神色忧虑地说：“我还带来了坏消息，据内部战况通报，日寇近日将展开新野战役，意在占领宛东。新野距镇平不过百余公里，看来这里也不是长居之地。”

王广庆问：“下一步如何行走，教育厅有无定见？”

王处长说：“目前国民政府正准备迁都四川重庆，中央各大学也欲随迁重庆。厅里认为，从长久安全计，迁四川为上策。”

有人小声说：“大西南日本人进不去，入川是上策。”嵇文甫说：“我们是地方院校，到四川恐怕连校址都难解决。入川固然安全，但山川阻隔，长途跋涉，困难不小啊！”赵新吾说：“6月份我们不是已随行李车到了汉口？可停了十天，买不到入川的船票，只好又返回鸡公山！我们已经吃过入川的苦头了！”王广庆说：“诸位，关于学校撤离方向问题，本次会议不下结论，不过我的基本倾向是不脱离本省，进伏牛山。一则入川行动不方便；二则我们为地方院校，入川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三则在河南，省政府将关照，同时地方上各种关系可以利用。我意就在伏牛山中几个县进行调查，选择落脚点。”

嵩县老城东门外，一身蓝布长衫的王广庆从马车上跳下来，站在一处高岗上向城内望去，展现在他视野内的是高三四丈的城墙，显得十分壮观。东城门上有一高大威严的城门楼。城门楼两侧还有两门大炮，长长的炮筒指向东方，更增添了城门楼的威严。

城墙从北向西南而去，将县城围住；右边靠西是一面山坡，上面是郁郁葱葱的柏林，左边是一条波光闪闪的河流，一路上从马车夫口里知道那就是很有名的伊河。这是 1939 年的春天，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伊河两岸麦苗青翠翠的。河对岸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竹园，竹园后面是一如凝固的波浪的山峰，正是野草泛绿的时节，山坡如一副翠绿的丹青画。王广庆看得心旷神怡，便随马车夫进了城门。马车夫让他坐上车，王广庆说：“走走也行，你给我介绍介绍这县城。”马车夫五十多岁，十分健谈，他说：“这嵩县城听老人说可古老啦，战国时为韩国所建。到了明朝万历年间，这城围有五里十三丈，高二丈八尺，城墙上面有两丈宽，可跑两辆马车。城有四个城门，咱刚过的是东门，叫迎恩，西门叫望涂，南门叫宣武，北门叫高都，城门上都有城门楼。万历三年（1575 年）嵩县县令李化龙将东门楼叫鹤鸣楼，以应城东有九皋鹤鸣，上面的大炮叫鸡窝炮；将西城门楼叫对雨楼，以应城西有三涂雾雨；将南城门楼叫临伊楼，将北城门楼叫望洛楼。”他指着东南角隐约可见楼顶的一处角楼说，那就是县城有名的八角楼，上面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在城外几里都能看见。每个角上都悬挂一个小钟，风一吹，全城都能听见。王广庆抬头向东南方向望去，只见在城墙上面有一高高的角楼。他的思绪并不在这个楼上，而是对刚才马车夫讲的城东门楼叫鹤鸣有兴趣。他沉思着，忽然记起《诗经》里有一篇《小雅》，里面有“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他的国学是学得很好的，对《诗经》里的多数篇目都耳熟能详。他问城东面的那座状似一只巨大的蝙蝠的山是不是九皋山，车夫说就是，并告诉说，山下还有一个镇就叫鸣皋。王广庆愈发相信这一带就是古代《诗经》里描写的地方。

时候已近晌午，四乡进城的乡民渐渐多了起来。车夫继续说，这是城里最繁华、最热闹的一条大街，街两边都是店铺，街长一里半，宽两到三丈。往南与大街平行的有二道街、三道街。二道街西起屈家胡同，东到佛经庵；三道街西起临伊街，东止三官庙。南北向的道路大的有三条，从东往西排，先后是高都街、牌路巷、县前街。除这些主要街道外，还有上仓街、书院街、仁义街、新街、临伊街和雾后街。

王广庆边听车夫介绍，边看县城街貌。他见这条东西大街两边有路灯，那种灯外边是玻璃罩子，方形，上面大，下面小，里面点的是油灯。灯是吊在木杆上的。车夫介绍说，这种灯遇到下雨的

时候就从上面放下来，晴天重吊上去。他们走到县首三图书馆门前，车夫介绍说，这首三图书馆是国民党中将师长宋天才办的。这门前大槐树上的灯，晚上过陆浑岭，老远就能看见。

王广庆见县城街面很干净，问车夫是否有专门打扫的人，车夫说店铺门前都放有水缸，里面有水。每天店铺的伙计要用水缸里的水洒街，扫地。街上的卫生是县公安局的人管。有一次，有个公安局的人早上沿街通知要店铺扫地。当他走到程参议家门时，程参议拄着文明棍出来，对那人说：“你扫！”那人只好扫了起来。旁边看热闹的孩子说：“看，公安局的人扫地！”程参议是省参议，家住大坪宋岭，在县城买有两处房子。王广庆听了，也觉得好笑。他见街上高门楼的人家门口有持枪站岗的，便说，这些大户好威风呀，门口有人站岗。车夫说，城里的大户都有卫队，少的十几人，多的几十人，可威风了。

王广庆同马车夫边走边看来到县政府大街门前，见一街两行是山货行，有药材铺、食品铺、皮毛铺、粮食行、日用百货行等。县政府坐北朝南，背后是一片柏林，从街口望上去是一个约 25 度的斜坡，街口有两个石狮子，老衙门高高在上，显得十分威严。往南便是南城门。街口一处杂耍吸引了不少人，原来在表演猴子钻圈。王广庆边走边看，自言自语：想不到嵩县城怪热闹。这时突然一人拦住问：

“你不是王广庆吗？”王广庆一看，见此人高高的身材，便想起来说：“原来是你马振堂！”王广庆便给马车夫结了运费，道了辛苦，同马振堂说起话来。

马振堂欣喜地拉王广庆到饭馆坐下，掌柜一边抹桌子，一边问：“二位吃什么？”

马振堂说：“广庆，你点菜。”王广庆说：“随便！随便！”

马振堂说：“一盘炒肉丝，一盘花生米；来一瓶竹叶清酒，每人半斤水饺。”

马振堂一边倒茶一边问：“广庆，咱们自从民国 6 年（1917 年）在开封毕业，一晃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年你都在什么地方供职？”

王广庆说：“振堂，毕业后，我去了日本，拿了日本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跟了张钫几年。去年刘季洪校长调教育部，我被委任为河大校长。”

马振堂说：“老兄确实了不起，你荣升河南最高学府校长，是咱豫西的光荣，来！我先敬你三杯！”

王广庆端起酒说：“不敢当，不敢当！咱们同饮吧！”

马振堂说：“不中！你知道嵩县的规矩，对客人要先敬三杯！这三杯酒，不喝不中。”

王广庆无奈地说：“恭敬不如从命！我喝了！”边喝边问：“老弟在家干得不错吧？”

马振堂说：“你知道我是潭头人，毕业后我就回到家乡教书。不怕你见笑，目前为弟是潭头小学校长。”

王广庆斟上了酒说：“咱们干的是同一事业，没有你这个小学校长，哪有我这个大学校长。来，为兄敬你一杯！”

马振堂把酒喝了，问：“你大老远从开封来为什么事？”

王广庆说：“老弟有所不知，河大自去年年底开始，已迁到信阳鸡公山，在那里平静了半年，今春因豫南战事吃紧，又转移到了镇平。目前新野战役即将爆发，学校决定北进伏牛山，准备在嵩县县城办学，我今天来就是实地考察一下。等一会儿，再去拜会你们县督学，具体商谈一下迁学之事。”

马振堂喜出望外地说：“老兄，来，再干一杯！原来老兄是肩负使命而来。河大办在嵩县，可是天大的好事，这个主意是老兄的高见吧？”

王广庆感叹地说：“有人主张把学校迁到四川，可不瞒老弟你说，到了四川，省政府管不了我们，中央政府恐怕也顾不上我们，人地两生，困难更多。再一点，咱同教育上层关系不熟，搞不好还会丢了这顶乌纱帽。”

马振堂说：“你忧虑得对，还是留在河南好，豫西一带山高林密，日军轻易到不了这里，地方上人事关系都熟，事都好办。我记得你是新安人吧？”

王广庆说：“新安县铁门镇的张钫，我们是老乡，目前在省政府供职；省主席程潜，我同他私交很好；还有嵩县的徐鹏云、宋天才都熟，在此办学也有个照应，什么事要安排都比较方便。”

马振堂显得很兴奋，他两眼盯住王广庆说：“老兄，我有一个想法，你看把河大办到潭头镇咋样？我考虑，办在县城，一是离洛阳太近，容易引起日本人注意；二是校址不好解决。而潭头离城还有一百多里，山高林密，环境幽静，便于隐蔽，一旦有什么动静，容易向大山撤离；校址也不难找，我们那里有一个上神庙高小学校，可全部让给河大。我那里有个乡绅叫王欣丛，十分热心办学，可以得到他的支持。”